



著名美術家黃永玉近照

一個人與一座城

黃永玉情繫鳳凰

▼沱江穿城而過的鳳凰古城

幾乎每一位藝術家，都有深埋心底的精神家園，就像倫敦之於狄更斯，巴黎之於雨果，北京之於老舍，紹興之於魯迅，上海之於張愛玲。而說起黃永玉，就不能繞過他的家鄉——湘西鳳凰古城。

八十有九的黃永玉，經歷多舛，洞察世事，早已到了風輕雲淡、豁達灑脫的禪悟境界。唯獨對於與家鄉相關的事情，他總是關切得要緊。「故鄉是自己的被窩，或許它的氣味並不好聞，但卻是自己最熟悉而又無可替代的氣息。」他咬着那支標誌性的黑煙斗說，「有時只能一邊生氣一邊愛着。」那語氣，就像在談一場欲罷不能的戀愛。

本報記者 鄭曼玲

藝術人生

Culture and Arts

七月多雨，鳳凰古城，本是一江碧透環繞鳳凰古城的沱江稍有發渾，青石板上開出一朵朵雨花，就連空氣中都瀰漫着幾分浪漫的味道。而黃永玉似乎並未靜得下心來細細品味，他為家鄉捐建的八座橋，因為持續雨季的耽擱，只有四座——修於吉首的肥橋、愛橋、花橋、醉橋已經建成，而建在鳳凰的風橋、雨橋、霧橋、雪橋則仍在加緊施工。

單聽名字，已經讓人對這幾座橋的廬山真面目充滿期待。七月下旬，記者抵達湘西，恰逢五十年一遇的暴雨突襲，橫跨峒河的肥橋、愛橋、花橋、醉橋四座藝術橋，經歷了疾風驟雨的洗刷，越加顯得英姿挺拔。河兩岸的居民，一邊用畚箕和水桶傾倒着洪水帶來的淤泥，一邊議論着這幾座剛剛竣工的新橋。五十開外的吳先生是橋頭的老居民，以前過河要繞個大圈，新橋的建成給他的生活帶來諸多方便，「不僅不用繞路了，還多了個閒逛乘涼的好地方。」在他身後的魯女士，則掏出手機為五歲女兒拍照留念，她說：「我覺得實用性還是其次，這橋上的雕塑和風景，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。」

說起這幾座橋的捐資人和設計者，吳先生和魯女士異口同聲回答：「黃永玉嘛，湘西人哪個不知道他的。修橋建橋是行善積德的好事，我們從心底裡感謝他。」

「小事一樁，不值一提。」聽到記者轉述的家鄉人的評價，黃永玉哈哈一笑，看似豁達，實則受用。為家鄉修橋的念頭，萌發於去年年中。當時，黃永玉有感於家鄉旅遊業日益興盛，遊客摩肩接踵如鯽之流。興建橋樑，既可改善交通緩解擁擠，又可裝點古城，增添風景。

想法一出，便當即付諸實踐。黃永玉不顧年事已高，選址、構思、設計、命名，凡事親力親為，不遑多讓。如今，建成於吉首峒河的四座橋樑造型各異，分別設有廊亭、花架、花池，還因應主題不同，創作了形態各異的文化雕塑，使橋與文化達致完美融合。湘西人說，今後，「在肥橋上許願、在愛橋上定情、在花橋上約會、在醉橋上宴賓」，怕是要成爲一種習俗和時尚了。

「我們湘西人就是這種脾氣，要幹就要幹得像個樣子，幹得漂亮，爲的就是一口氣。」黃永玉把這段話寫給了造橋工人。這個淵源要追溯到今年五月三十日，當時，身在北京的黃永玉聽說峒河四橋已完成主體工程，興奮不已，隨手抓起毛筆便給修橋的數百名工人寫了一封親筆信。信中道：「建橋事小，對祖國對故鄉的感情事大。我已經老得不成樣子，不曉得哪個時候叭嘸一下完事；你們各位有一天也會老，但橋是你們親手建造的，有您流的汗水，你們將驕傲地告訴妻子、孩子、孫子，「這橋是我造的」。」

工人們回信道：「您爲修橋所下的功夫和費的力氣，比我們要大得多。您做了大好事，卻還掛念着我們出力氣的人，讓我們非常感動。」

這一書信往來，如今被鐫刻在峒河橋頭石碑上，記錄下藝術家與修橋工人之間的一段佳話。

不休鄉夢 無盡鄉思

沒有文化鄉愁的心注定是一口枯井，而黃永玉的心，濶潤而豐盈。

「故鄉是祖國在觀念和情感上最具體的表現。你是放在天上的風箏，線的另一端就是牽繫着心靈的故鄉的一切影子。」一九八六年，黃永玉踏訪幼時母校文昌閣小學後，寫下這則《鄉夢不曾休》的名篇，字裡行間，盡表眷戀。

記者追隨黃永玉的足跡，走在通往鳳凰文昌閣小學教室



▲黃永玉與表叔沈從文幼時就讀的鳳凰文昌閣小學教室



▲幼時的黃永玉與母親合影

閣小學的石板路上，沿途嗅着曾讓老人魂牽夢縈的氣息。風情早已物是人非，但卻似乎聽得到八十年前那些溫暖的聲音——「黃永玉，六乘六等於幾」，歲月呢喃，如在耳邊。

一九二四年，黃永玉出生在湖南常德，半歲後隨父母回鳳凰老家。由於父親是當地男子小學的校長，母親是當地女子小學的校長，黃永玉自小得到良好家庭教育，博覽群書，涉獵甚廣。

靜美安謐的鳳凰，給了黃永玉放任頑劣本性、自由散漫成長的空氣。幼時的他常常與夥伴們從學校裡溜出來，或在沱江邊的階梯上放空發呆，或在古樹環繞中美美睡上一覺，直到太陽快落山時才急匆匆趕回學校收拾書包回家。說起小時「犯罪」的「萬惡之源」，黃永玉說：「只能怪沱江太美。」

小時候的黃永玉還喜歡在青石板小巷裡閒逛，最愛去的是邊街，那是各式各樣民間藝人的天地。在他印象中，有一家姓侯的風箏畫得最漂亮，是宋代畫的源流，還有一家雕刻菩薩的舖子，也是他常去的地方。即便坐在教堂中，他的心仍在舖子裡，「有時候我在上課時走神，老師在講，我已經回到永廟的邊街，想像着不同木雕的模樣。」

那時，黃永玉外婆家城外門外有個荷塘，調皮小子出了錯，外婆要找他算帳，他就把一個高大的腳盆滾到荷塘，自己躲了進去。在那裡面，看着荷花底下的苔草，那種光的折射、色彩的絢爛讓他十分入迷，往往一動不動呆上兩三個鐘頭仔細觀察。童年的愛戀是刻骨銘心，後來他以畫荷

聞名，很多時候都是從這個角度來看荷花，畫的就是當年外婆家池塘給他的感覺。如今，在北京家中「萬荷塘」的池水裡，黃永玉種下了來自山東、湖南、廣東、北京的特色蓮花。十萬狂花入夢寐，所要排遣的怕就是對故土無盡的思念。

說起童年的鳳凰，總讓黃永玉眉飛色舞、唏噓不已。這個沈從文筆下「浪漫與嚴肅、美麗與殘忍、愛與怨交纏不可分」的地方，散發着一種單純而爛漫的魅力。而黃永玉也因為有了表叔沈從文，更增添了一絲對家鄉鳳凰的眷戀。

事實上，黃永玉只在鳳凰生活了十二年，就懷揣夢想離開號稱中國最美麗的小城，開始浪跡天涯。從此，這個「無愁河的浪蕩漢子」，開始撰寫漫漫人生一個又一個「傳奇的故事」。

「即便在天涯海角，我都爲它驕傲，它就應該是那麼小，那麼精緻而嚴密，那麼結實。它也是實在太美了，以致以後幾十年我到哪裡也覺得還是我自己的故鄉好。」黃永玉從不吝嗇對鳳凰的讚美。對他來說故鄉不只是記憶，不只是人到他鄉之後的刻骨眷戀，而是藝術上濃郁的揮發，一種可以不斷提供創造力的能源。這或許能夠解釋晚年黃永玉頻繁歸鄉的原因，別人問起，他總是說：「本事用完了，回家鄉再撿一點。」而看他的畫、讀他的文字、欣賞他的雕塑，也總能在張揚奔放的情感和獨具匠心的手法中，找到鳳凰的影子。

戰死沙場 回到故鄉

一個人能否在一座城的歷史長河中留下印記，讓這座城銘記這個人，又能否讓後人因爲這個人而銘記這座城，這個需要時間來證明。但在今天的鳳凰，卻早已隨處可見「黃永玉」的痕跡。

一路走來，熱心的鳳凰人總會向記者介紹，文昌閣小學那尊「童年不再」的銅像就是黃老設計，兩幢新教學樓「雛鳳樓」、「寸草樓」是他捐建的；古城文化廣場上那隻振翅欲飛的銅鑄鳳凰也是黃永玉設計的，如今已成爲鳳凰古城的旅遊地標；就連家鄉出產的酒鬼酒，那個古拙别致、妙手天成的陶瓶，也是黃老設計的作品。類似的事情不勝枚舉，二〇〇一年秋，他爲准提庵塑造了一尊「千手觀音」像，並在准提庵後院親筆繪製了十多幅大型壁畫，以供遊人香客觀瞻，由於長時間站在架子上作畫，他還因此大病了一場；二〇〇六年，黃永玉決意向故鄉吉首大學捐出他的「家底」：二百多件歷朝文物和近五十件巨幅畫作。面對家鄉人的讚譽，黃永玉謙遜回應，「這只是我離開故土在外浪蕩了一輩子，羞澀行囊裡一點點對家鄉的奉獻而已。」

如今，在悠悠沱江邊，深深古巷裡，隨處都能發現不同口音的海內外遊客，來到鳳凰尋找邊城的故事。不過，卻鮮有人知曉，古城得以妥善保護，離不開黃永玉的大力呼籲。正是在他的奔走和努力下，沱江邊的萬名塔、遐昌閣修葺一新，經歷了百年滄桑的虹橋也得以重建，人們猶如看到火裡鳳凰涅槃再生的一幕，整個鳳凰都似乎活了起來，靈動而有神采。

記者到達黃永玉在鳳凰的住所王氏山房時，他正提著毛筆撰寫「陳渠珍先生傳略」的長卷。與民國總理熊希齡、著名文人沈從文並稱「鳳凰三傑」的「湘西王」陳渠珍，從清軍管帶到國民黨中將，再到共產黨的省人民政府委員，一生充滿傳奇色彩。面對權貴從不諛諂媚的黃永玉，談起陳渠珍卻推崇備至，「他爲鳳凰做了很多好事，大家都感激他。」在黃永玉的支持下，今年七月，陳渠珍的遺骨得以遷安還鄉，英靈入土。黃永玉不僅爲他親自題寫墓碑，還特意設計了陳渠珍藏族妻子西原的雕塑。

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。多年前，黃永玉爲修建在鳳凰的沈從文陵園刻了一塊石碑：「一個士兵，要不戰死沙場，便是回到故鄉。」他說要把這句話獻給表叔，也獻給各種「戰場」上的「士兵」，在他看來，「這是我們命定的、最好的歸宿」。



▲黃永玉爲「湘西王」陳渠珍題寫墓碑並設計其藏族妻子西原的雕塑



▲「文革」期間，黃永玉在牆上畫了一幅看得見風景的「窗口」

不老的老頭

鄭曼玲

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，八十臉皮厚而刀槍不入。」這一「名言」，是黃永玉在《論語》基礎上自由發揮的感悟。面對年屆八十八歲高齡的他，筆者追問，「那踏入九十門檻又會怎樣？」黃永玉仰天大笑，「那就啥也顧不上了。」

時間彷彿凝固了，在黃永玉身上。數十年來，不離口的大煙斗、黑色鴨舌帽、簡單而有格調的穿着、無所忌憚的孩童般的「壞笑」、睿智機敏的黃式幽默，以及那連年輕人也趕不上的精氣神兒，幾乎成了他獨一無二的標籤。恰如他那特徵鮮明的藝術作品，他說：「我要讓每一筆都姓黃。」

一生喜愛「好玩的事」

黃永玉的玉氏山房建於鳳凰城門外喜鵲坡上，在這裡眺望古城風貌可謂一覽無餘。沿斜坡蜿蜒而上，進院落、過天井，推開大門，就是一間超過六百平方米的大廳，一段烏黑鏗亮宛如現代雕塑的陰沉木矗立眼前。這段從三峽運來的陰沉木，要三四個人才能合抱，重達八噸，迄今已有一萬年歷史。

對於黃永玉而言，建房子就是件「好玩的事」。他一生喜愛的東西很多——愛雪茄、愛煙斗、愛狗、愛車，愛特別老的木頭，愛看摔跤比賽，也包括愛建房子。他認爲：「房子是藝術創作的一部分，蓋房子不僅是一個人的開心，它是很

多人的開心。」今年五月底，赴湖南視察的溫家寶總理，特意抽空登門拜訪黃永玉，與之在玉氏山房閒聊一個多鐘頭。

與黃永玉聊天是一件愉快的事，因爲他愛講故事，會講故事，又渾身都是故事。他既特立獨行、敢怒敢言，又有寬容善解一面，提到自己爲家鄉嘔心瀝血所作的壁畫因缺乏保護有的已毀壞，他沒有怨責只是心痛，「我現在不敢去看」；說到捐建的橋樑未能按時竣工，他也淡淡說：「汛期太長，他們也不容易。」他的畫市場價格雖然很高，但也常常爲朋友畫畫，且祇好了送上；他經常拒絕一擲千金索求畫作的附庸風雅者，卻會在「花多少錢心裡沒底」的前提下就答應爲鳳凰捐建藝術設施。也會爲家鄉一個瀕臨倒閉的小酒坊設計包裝，然後拿出自己的高酬買來那些酒，親自在北京飯店推銷。

經歷坎坷卻曠達樂觀

他的話語簡潔樸樸，恰如那些被時間打磨了很久的舊傢具，在深邃中透着靈光。認識黃永玉的人都說他「好玩」，無論做什麼，都是一種頑童心態，玩在其中，各色雜等就皆爲追尋，一點負擔沒有，年齡也就好比悠悠空山回音，在身上留不下什麼痕跡，老了照樣鮮

活跳，總在有滋有味之中。不過，倘若從那張喜氣洋洋的臉上只讀出了風光與榮耀、財富與自由，卻算不上真正認識黃永玉。翻開他八十多年的人生書頁，動盪、坎坷、磨難，大起大落，大悲大喜，交替出現。難以想像，沒有年輕時代的漂泊，會有後來的黃永玉。

很多人都將他視爲純真爛漫之人，黃永玉則說：「我是個受盡斯巴達式精神折磨和鍛煉的人。並非純真，只是經得起打熬而已。剖開胸膛，創傷無數。」

的確，淚水和哀愁並非表達痛苦的唯一方式，有一種人可以用曠達樂觀的方式將其瀟灑解構和顛覆。「文革」期間，黃永玉因爲畫貓頭鷹被打成「黑幫」，一家人被趕到狹小昏暗的小屋裡，白天也要開着燈，否則過不了日子，沉悶與壓抑可想而知。黃永玉靈機一動，在牆上畫了一個兩米多寬的大窗子，窗外花團錦簇，陽光明媚，頓時滿室生輝。這幅《窗口》呈現出的絢麗色調，透出一種面對艱難處境的達觀，其蓬勃的生命力躍然紙上。

不過，黃永玉的世界裡也並非沒有眼淚。他說：我也曾哭過一次，忍不住地熱淚滂沱，頭埋在被子里，那是讀到巴爾蒙特詩句的時候，他寫道「爲了太陽，我才來到這世界。」讀到這句詩的時候我哭得像小孩子。